

中國新文學叢刊

戚宜君自選集

129

I217.2

7331

學業股份有限公司

129 刊叢學文新國中

戚宜君自選集

黎文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戚宜君自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129

著者：戚宜君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廿三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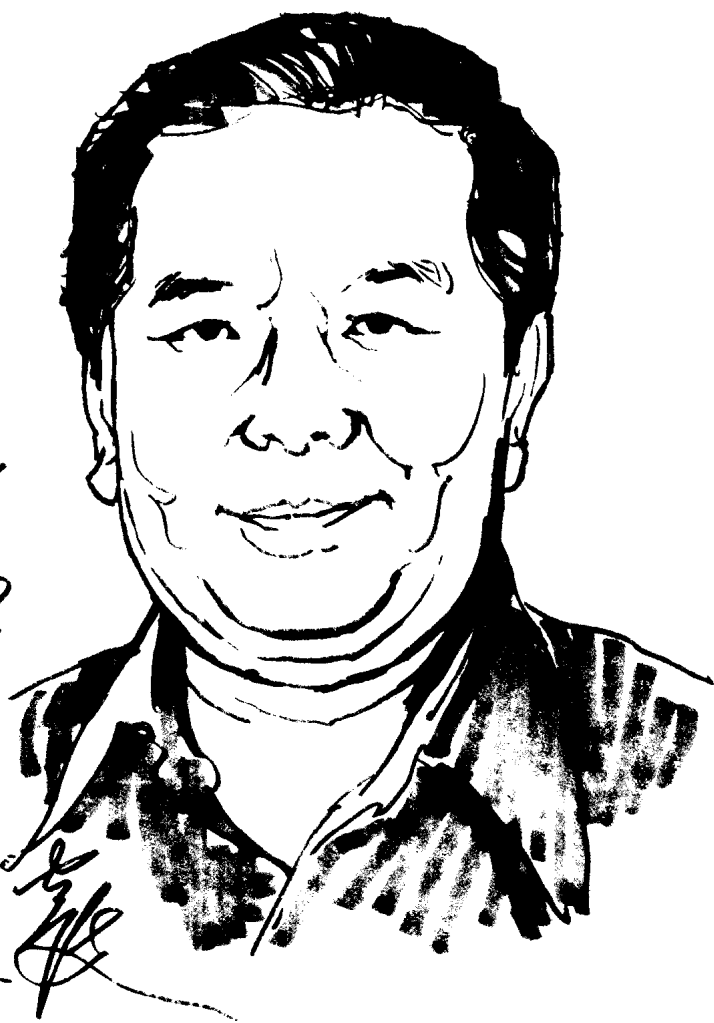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一三〇元
平裝一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



高祖君長肖像
七二·九·十五

李牧



① 攝於辦公室

② 攝於新公園柳溪

③ 作者接待吳榮根義士來訪

④ 作者全家福





名画要如詩句讀，古詩兼作水聲聽

春花爭艷，秋月皎潔，綠草如茵，遠山似黛，蒼松清泉，茅亭幽篁，都是画家刻意描摹的景象，也是詩人吟咏反可或缺的素材。

斜倚修竹的美女，負薪下山的樵夫，奮翅高飛的海鷗，交頸而眠的鴛鴦，柳蔭深處聚聚小舟，綠楊別墅露酒常，皆成為画家取之不盡的題材，同樣也是詩人琢字磨句的對象。有畫的意境，更有詩的韻緻。

花落水流紅，鳥宿月明中，小船輕眠竹葉聲裡，漁父游蹤菱荇之間，山迴路轉行旅匆匆，皚皚積雪馬蹄處處，這些靜中有動的畫面，給予人們強烈的聯想，不知不覺間已超過畫面所顯示的範疇，而進入詩意的領域。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五
第一輯 散文	
久別勝新婚	九
沐浴在松濤海韻中	四
雨中情趣	六
尷尬場面	三
幸福人生的內涵	七
鮮花與美人	三

家庭功能的遞嬗	三
親戚遠來香	四
風趣・興趣・樂趣	四
馬祖風情畫	五
第二輯 小說	
少女情懷總是詩	五
美麗的陷阱	七
第三輯 專論	
爲人道而文藝	五
孝經精義擷粹	一〇三
歷代聖哲將相知人用人之道	一三
廣播與幽默感	一三
中國相術奇談	一四〇

第四輯 古典文學

美人・詩情・畫意 一六

幽雅靈秀聯語摘芝 一七

荷花的詩情與畫意 二〇

竹詩・竹畫・竹風・竹韻 二四

第五輯 傳記文學

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三五

秦少游的感情世界 三六

袁子才隱居隨園而韻傳藝林 三五

曹雪芹的坎坷命運與筆底繁華 二五

鄭板橋卓爾不羣 二六

胡林翼才大志高惜乎天不假年 三〇

齊白石與梅蘭芳 三六

作品書目 三四

小 傳

戚宜君是河南省宜陽縣白楊鎮人，民國十九年臘月初一生，自幼在北方農村長大，抗戰末期中原淪陷時，曾隨家人入川就讀，勝利後回到洛陽完成高中教育，旋即考入空軍通信學校，再度入川接受訓練。民國三十八年初春，由重慶飛來臺灣繼續完成學業，民國四十二年考入政治作戰學校第二期新聞系，畢業後當過新聞記者、編過報紙及刊物，現在是「軍中之聲」廣播機構的副總負責人。

由於長時間的從事文化宣教工作，閱讀與寫作便成了戚宜君生命及生活的主要內涵。一般作者，大都專注於某一類型的創作，而他的努力却是多方面的，興趣廣泛，涉獵淵博，撰寫的範圍包括了詩、散文、小說、戲劇、雜文、報導、專論以及傳記文學等，旁徵博引，普獲讚譽，尤其

• 集選自君宜威 •

對於哲學和心理學方面，曾經痛下過一番工夫，因而他的作品在深度與幅度上，顯然有其獨到之處，值得一讀再讀。

女 散 輯一第

久別勝新婚

妻說我是一個慣於寬待別人，也慣於苛刻自己的人，只適合作朋友，却不適合作丈夫。

幾經滄桑，浪跡天涯，曾見過許多驚天動地的場面，更經歷了不少崎嶇坎坷的艱難；遂變得堅強而果敢，拿得起放得下，樂觀奮鬥，毫不在乎。從不會爲芝麻綠豆大的小事煩心，也不至爲兒女私情而難解難分。但與妻結婚後却改變了一切，而妻却說她也成了我「苛刻」的對象。

初戀時光是人生最寶貴的歷程，甜蜜的記憶永遠惹人繫念。一千多封纏綿的情書，一大堆綺麗的往事，編織成了一幅美麗而動人的遠景。

有人說，女人有四個特性。第一、天生如簧之舌；第二、三心兩意；第三、猜疑嫉妒；第四、愛慕虛榮。感謝上帝，妻却未受以上四個特性的污染。她沉靜寡言，意志堅定，寬宏大量，

特別是健康的身體與樸實無華的性格，正配合上了我一貧如洗的經濟條件。結婚數年，東搬西遷，根本談不上生活享受，沒有金銀首飾，沒有像樣的化粧品，甚至於連一雙高跟鞋和一襲華麗的衣服也沒有；但妻却安之若素，從不計較。我常在冷雨敲窗的秋夕，或月移花影的春夜，捫心自思，感慨萬千，着實爲此歉疚而不能釋懷。

爲着「難得的結合」與「深濃的愛情」，我選擇農曆七夕佳節，作爲我們的良辰佳期，當我們乘車赴日月潭渡蜜月的途中，車窗外面峯迴路轉，微風吹起妻的秀髮，飄拂在我的耳際，她愉快的笑着，像盛開的秋日芙蓉一樣嬌艷。

日月潭的秋夕是寧靜的，四周蟲聲唧唧，輕織着午夜的蒼涼。我與妻在涵碧樓外憑欄遠眺，遠處化番社的燈光明滅，湖面是一片淒迷，仰望夜空，銀河在天，妻靠近了我，幸福的暖流，滋潤着兩顆純潔的心靈。夜深了，天上烏雲四合，剎那間幾滴淒冷的雨點落在湖面，也飄落在我們的臉上。妻說：「啊！天上牛郎織女相會了。」我擁緊了妻，她嬌弱的俯在我的懷中低泣着。我說：「天上的織女與地下的織女都在落淚呢！」妻歇斯底里的抱怨着我選擇了這麼個倒楣的日子，會註定一生一世時常別離的。

果然，婚後數月，我遠行了，正當妻大腹便便之時，我們却不得不暫時的分離。那是一個嚴寒的冬天，基隆港正落着牛毛似的細雨，船啓航了，妻孤伶伶的被遺留在岸上，雨絲與淚珠灑滿